



我们的乡愁

马丙贵

都说长城两边是故乡
你知道长城有多长
它一头挑起大漠边关的冷月
它一头连着华夏儿女的心房
……

——这是著名词作家阎肃和军旅作曲家孟庆云联袂创作的歌曲《长城长》的开篇。

天上一轮月，地上长城长。每当优美的旋律响起，总会拨动我们的情思。万里长城，如同一条坚韧的纽带，将华夏儿女紧紧相连，将我们的情感与祖国心房的律动紧紧相连。每一次，每一个华夏儿女，触摸长城时，感受长城的温度，聆听长城的脉动，油然而生一种民族认同感。长城带给我们安全感、依靠感，让我们有一种归属感、依存感。

万里长城，由东至西，翻山越岭，爬沟过坎，进入山西，进入大同，进入左云。在朔州市右玉县杀虎口蓄势，纵身一跃，盘上左云五路山摩天岭，在摩天岭盘旋飞腾，翻身俯冲，来到威鲁口。威鲁口地势平坦，原野辽阔，长城直线向东，遥插天际。这一段长城，墙体规整，保存完好，成为内蒙古和山西省之间实有的界墙。墙体外侧是内蒙古，墙体内心是山西。此时，你对照中国地图，可直观地看到，山西何以成为表里山河？形似平行四边形的轮廓，东部大

风景边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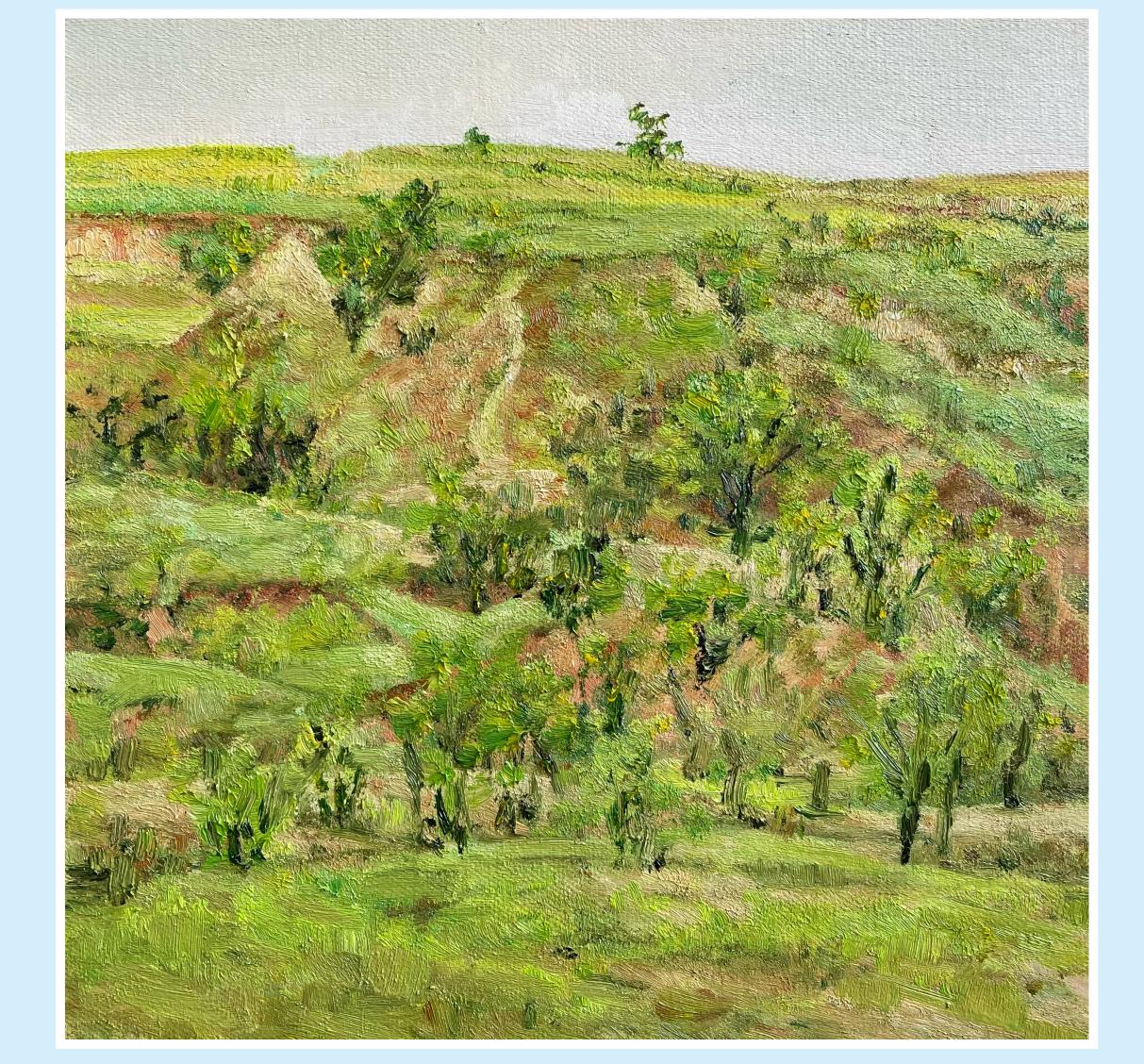
海边云

在紫塞广袤的土地上放养一群马匹
九万里河山
有它们奔驰的热情
汉时的铁甲铮铮
明时的飞箭疾驰
风吹边塞，剑风流水而过
千年，凝固成华夏血统中的赤热
垂下青铜面具
塞上的青春依然如火如荼
那些不远千里而来的江南姿势
那些不远千里而来的塞外豪情
优雅隽秀的南国琴音
与缥缈空灵的关外飘雪
共叙紫塞壮美
千年，见证过烽火狼烟
更见证过交流交融
一蓑烟波，紫塞包容万千
山河如此多娇
风光无限在今朝

瀛湖岸畔

郭永忠

驱车一路直朝东，
驻足瀛湖与景融。
嫩草峰峻沿曲径，
野花璀璨沐香风。
几莺低唱碧天舞，
万树高枝翠叶葱。
放眼平湖波渺渺，
水驰山色日飞红。



静谧山沟（油画）

白晋作

专注啤酒三十载的王化舟

刘昌印

2009年11月至2010年2月，我在大同云冈啤酒集团主持了几个月的工作，那时还不到40岁的王化舟被提拔为总工程师已有两三年。他踏踏实能干、有魄力，在云啤集团主持技术工作期间，“云冈”系列啤酒先后五次获评“山西省名牌产品”，“云冈”牌商标先后三次荣获“山西省著名商标”称号。

云啤集团的酿造技术当时在全省同行业中为佼佼者，这为王化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学习平台。王化舟上大学期间学的就是工业发酵，他非常热爱这个专业，并对酒类酿造逐渐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的毕业论文《年产1万KL啤酒工厂设计》获得了A级的评价，他还利用毕业前1个月的业余时间，手抄了一本30多万字的《啤酒工业手册》，同学们都非常佩服他锲而不舍的学习精神。1993年7月王化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大同市酒厂，上班报到的第一天，他就主动要求到生产一线的酿造车间实习锻炼。

啤酒生产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啤酒质量的好坏关键在于酿造工序。

王化舟认真学习酿酒的每一道工序，一年后他被调到技术处，这时的王化舟在酿造技术上已逐渐成熟，开始协助车间主任全面主持技术工作。在技术处工作期间，他虚心向老总工程师学习，酿造技术很快得到了全面提升，从一名技术员逐步走上技术处副处长、处长、总工程师兼省级技术中心主任的岗位。

王化舟认真学习酿酒的每一道工序，一年后他被调到技术处，这时的王化舟在酿造技术上已逐渐成熟，开始协助车间主任全面主持技术工作。在技术处工作期间，他虚心向老总工程师学习，酿造技术很快得到了全面提升，从一名技术员逐步走上技术处副处长、处长、总工程师兼省级技术中心主任的岗位，还被聘为两届（每届4年）国家级啤酒评委。他参与并组织了“云冈干啤”“云冈冰啤”“干啤王”“云冈特制啤酒”等系列啤酒的研制开发及相关设备技改项目。

找出业务短板，按照轻重缓急制定改进计划，组织编写了公司质量管理体系、环保管理体系文件，使企业顺利通过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时光如流。正当王化舟在酿酒的浩海中遨游搏击，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他陷入迷茫、沮丧，2010年，因城市建设改造，企业涉迁破产。一番深思后，他以平静的心态继续努力学习。半年后，他收到了华润雪花啤酒的聘请函。

被雪花啤酒聘用仅两个月，他就被任命为山西区域生产部副经理。上任一周他就组织开展了对晋中雪花啤酒工厂、运城雪花啤酒工厂两个千万级技改项目的阶段性过程评估，从发通知到实施现场评估仅3天，这样快速的速度他们从未见过，同时也震撼了区域领导。他还及时为工厂聚焦业务短板，精准分析对策提供了指导。随着几项重点工作落地，彻底改变了区域生产部在各工厂的形象，树立了威信，使管理职能真正得到发挥和有效延伸。2011年他主管的部门被评为“优秀部门”，他本人被任命为大同雪花啤酒工厂高级经理、总经理助理。

雪花啤酒在大同建厂的最后阶段，王化舟任副总经理，全面负责安全、生产、技术等业务。他上任后立即投入紧张的设备安装调试、生产工艺制定、生产物资准备、人员技能培训等工作。2012年9月23日，大同工厂投产。

雪花啤酒的企业文化是“五湖四海”“打起背包就出发”。2013年1月，王化舟被任命为晋中雪花啤酒工厂副总经理。他到晋中工厂后，召集各级管理人员（包括一线员工）聚焦问题主线，

朝，以举国之力建一堵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一铲一铲地夯土，一块一块地砌砖，建起了一个宏伟的建筑，撑起了一个国度的文明。

长城不仅是物质遗存，更是精神的象征，而精神层面的影响更为悠远，更为持久。大同境内有历朝历代的长城遗迹，历经时光的洗礼和风雨的磨砺，呈现出不同的风姿、不同的神韵。长城以铜墙铁壁之躯，守护着我们的家园，以崎岖坚韧之骨，挺起民族之脊梁。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当一轮明月由遥远的海边伴潮而升，辉耀整个中华大地，边关月明，长城聚魂，唤起的是我们共同的民族之情、国家之情。

东尽沧海，西走天涯，迢迢两千公里的边愁啊！难道就凭这无情的花岗石碑？长方形的乡心沉沉甸甸！一块又一块接了又叠了（《登长城》余光中）。长城的一砖一瓦，承载了我们共同的乡愁。长城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是我们寄托爱国之情的载体，承载着浓浓的乡愁。

长城，中华大地上的这堵墙，从来都不是分割，不是隔离。厚实的泥土只能让我们的情感粘得更牢，贴得更紧。“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是我们对故土的依恋。“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乡愁，是长夜里渐渐的秋雨。“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乡愁，是背囊中密密的针脚。“日暮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乡愁，是一泓长长的碧水。而诗人余光中心中的执念，最终凝结成我们共同的情思，“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又是一年槐花香

刘国强

想到槐花的香气竟成了军旅岁月里思乡之情的慰藉。部队大院里，几棵大槐树静静伫立在训练场外。训练紧张而艰苦，汗水浸透衣衫时，只要深吸一口气，那缕熟悉的槐花香便能驱散疲惫。槐树的枝叶在风中沙沙作响，仿佛传递着无声的鼓励。那些年，我们在槐树下讨论战术、分享故事，槐花见证了我们的青春热血与战友情谊。

在军校求学的日子里，校园里的槐树同样让我倍感亲切。清晨，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下，在地上绘出斑驳的光影，槐花香混着书本的墨香，让学习的时光都变得诗意起来。在每个四月如期绽放的槐花，为紧张的学习和生活增添了一抹温柔的色彩。每当槐花盛开，我总会想起少年时屋后的老槐树，想起母亲做的蒸槐花和槐花饼，思乡之情便随着花香愈发浓烈。

转业回到地方工作这些年，生活的节奏变得匆忙而琐碎，那些关于槐花的记忆渐渐沉淀在心底。直到今天，在云中路上，这缕突如其来的槐花香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尘封的记忆匣子。我站在槐树下，仰望着枝头如雪的繁花，恍惚间，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时的庭院，看到母亲踮脚采槐花的身影；又仿佛置身于军营，与战友们在槐树下谈笑风生。

四月的槐花香，是岁月的书签，标记着生命中那些珍贵的记忆。它串联起我的少年时光、军旅岁月和如今的平凡日常，让我在纷繁复杂的尘世中，始终记得来时的路，记得那些纯粹而美好的过往。花香随风飘散，却在我心中留下永恒的印记，我知道，无论走得多远，有些味道、有些记忆，永远不会被时光冲淡。

五月的风

李文芳

见过凛冽与大浪的风
遇见五月就轻柔温和起来

她走路无声，从你身边擦过
只感到一只手的触摸
绸缎般丝滑

她和阳光一样，即便是罅隙
也会光顾。她走过的地方

绿咬住山坡，爬上沟壑的脊梁
在国道与田埂间流淌

海棠的白扑面而来，草地别着
许多黄色小发卡，蚂蚁站上去
替蒲公英吹起喇叭

五月的风，轻轻吹，吹得御河
笑出数不清的小窝窝

雨中丁香

孙晓芸

夏日细雨

吟唱着悠长曲调

路旁的丁香丛丛

捧出团簇簇簇

紫色芳菲

身姿更加傲然

塞北五月

丁香花繁盛在

自己的主场

任雨丝缠绵

只把最真实的美好

尽情绽放

雨中丁香

淡淡的颜色

小小的花瓣

颗颗水珠

在她们的耳边

轻轻低语 柔柔呢喃

跟随季节的脚步

充盈内心的丰满

多想再喊一声“妈”

杜永红

萱草花开尚早，亲情从未凋零。
微信群里，常有母亲晒子女送其礼物的照片，也时有子女晒孝敬父母的镜头，而我从未送过母亲什么礼物！这送给母亲的礼物早在十七年前就失去了准备它的意义。

正想往事，天空偏偏下起了雨，我撑了把伞走向公交车站。我听见一个稚嫩的声音，一口一个“妈妈”。这声音，一下子触及我的心底，让我想起了四十年前的往事。我情不自禁地循声看去。那是一对母女，母亲还很年轻，她的女儿不时地环顾着周遭的世界，不停地发问……雨声，滴滴答答，淅淅沥沥，模糊了母女的对话。我隐约觉得，那个孩子不停地叫着妈妈，她似乎有问题……四十年前的我，会不会也是这样？四十年前的妈妈也一定如此年轻！

想起小时候，不惑之年的我深感愧怍。那时候，玩坏了玩具，喊妈妈来；找不见书笔，喊妈妈来；翻不出衣服，喊妈妈来；没了好心情，也要喊妈妈来……好像妈妈该为这一切负责。在我的呼来唤去中，妈妈一次次帮我善后。忆及陈年往事，眼皮越来越涩，我知道，那双眼皮后面藏着一个儿子十七年的苦涩；喉咙愈来愈紧，我也知道，这喉咙里有太多说不了的话语……

回到小区的时候，雨停了，但我的心里还下着牛毛细雨，并且织成一张蛛丝网，罩在那尘封的心房。就在我想拂

去蛛网的时候，我又听到有人在喊“妈妈”。从声音判断，这是少年的声音。我不敢再转头，也不愿再转头，但我不知不觉地将缩进袖口里的那只手伸了出来。以往这个时候，我儿子总会疾步赶来，握住我的手。今天，不知怎么了，听到喊妈妈的声音，我这做父亲的，竟觉得这是在喊自己。

就在这时，竟有一只小手握了过来！我惊讶不已。是的，对的，是儿子的手。这只手，就在此刻，温暖了一个四十六岁的父亲的心。儿子跟妈妈刚回小区，就看到我的背影，也习惯性地瞅见并握住了我伸出的那只五指粗短的手。儿子问：“爸爸，你怎么知道我在你后头？”我故作镇静，说：“这是当父亲的特异功能！”儿子竟好奇地打量起了我的后脑勺。

翌日，我找了个人很少的去处散步。那里，阳光充足，似乎可以晒干潮湿的心。我闭目养神，任凭阳光烘烤。阳光像个尖尖的占卜者，每束光线都在审视我。那光线像母亲纳鞋底的锥子尖，刺得我睁不开眼。一个中年人的喊声，惊醒了我，我的眼睛在刹那间瞪得大大的。“妈！”这少了一个“妈”字的呼唤，真能把你的心给喊颤了！我不敢转头去看，但又极想看一看这幕羡煞我的情景！我生硬控制住了我的脖子、头，还有眼，但却怎么也控制不住眼里的酸涩……

我多么想再喊一声“妈”！我只能祈盼在梦里听到应答……

本版投稿邮箱 Email:dtyungang@126.com

大同工业·那些难忘的人和事